藝舟雙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三

藝舟雙楫卷第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慙又書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

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尚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誓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理是右軍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牓爲百世光卒以斷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況安爲大令父執已又係其故吏即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離郗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尚貽譏議以靈寶之

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況自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汙衊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尚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郎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奕外住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汶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

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痼痼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是因兒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慤非臨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胄者書必出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誑侂胄未可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三而李氏顧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郗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床坦腹右軍尙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壻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眞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字內罕覯潭絳大觀賞晉諸刻具僞宋人停雲鬱岡恐成趙法即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鐫路熟難從眞跡上石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無筆鑒復有舛故旱燥帖虎兒書告淵朗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册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書帖景度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

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僞書悉令覆入其真蹟唯出
師頌保母志閣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
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雙鉤懸擘指實掌虛之妙
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
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
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
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啟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
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
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
較華亭遜其遒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

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紫耶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氈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惟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曾容葉東卿方彥聞胡蘇門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即命安志忠將精兵守土門以過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

山與其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湊率曳落河百人團練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義之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邈被禽指揮從騎門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邈千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

張通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没
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
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皓）不受代祿山命
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湊等
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
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
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
逖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
已定十四載上曰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
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

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乃得歸蒲州平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襯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

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掖不與之謀軍國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與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雎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

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為之垂涕甲辰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為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豪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辯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遺教經醴泉銘擣素賦心經夢

眞皆貞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
更道麗書道習法易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
多矣字畫率樸茂斂分勢而爲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
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尚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
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
抗而無聞於後者乎幸更碑版傳世者悉傷磨刮即得
宋拓亦非眞相而二志數千字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
寶耶太僕志極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雋蕤蕤之精者必
疑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關通耳
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

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于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尚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誚耳然鼓努各屈銕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腳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眞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末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眞行雅於艸者正以其艸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于南

案今傳者止其敘說白石所積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當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予散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鷄生農伯當共喻此祕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艸書荅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眞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

又項水雨以復為灾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眞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困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緬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恒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若彫蹟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穢略為刪截返邪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繹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

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逾規矩而弊于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闕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既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無從草法如綫絲林貫戴其功矣藴生曰先生擬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沓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關頒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爚爝之盛業覩擬書譜相與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

開其說以佳楷相餉遂試爲之以質翟生道光壬辰孟
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
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
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
則莊俊俱總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
家略存其意長史入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
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鮮墨挫豪不無碎缺少
師鋪豪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尚猵踽踽涼涼不免
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傳也乎次

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雪如掌目
眩指拳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艸書不
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
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
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
至今寶爲艸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
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眞乃
漢晉相承艸法吳郡傳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
書於此章句覩爲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瞇是以釋

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難堅信受余今日則不曾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素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素筆勢固如銅墻鐵壁而虛和遒麗非其所能倘留片牘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彙刻本單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

尖鋒出多挫鋒轉折儘削俗工射利所爲也碧溪上人以余刪擬譚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之源其意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强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東本閣帖用筆則依祕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爨龍顏東魏張猛龍兩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遺意爲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後編次及釋文亦互異又句讀多不可離余故據

史傳按文論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眞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郎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闕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郗司馬名曇字重熙鑒字道徽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徽嘗過王敦留姑孰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郗氏有舊然重熙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

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渴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爲敦從子王承器賞撫以府寮爲私人故與右軍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闕下時右軍爲祕書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爲從事中郎旋出爲江夏相監沔北軍鎮襄陽歷

守豫章代毋丘興監巴東軍刺益州計自太守三年
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
慭慭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
當郎附都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
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　問不數懸情司
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
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荅之右軍以永
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

達也脩載名耆之王廙世將之子爲鄱陽太守故云
在遠司州名胡之字脩齡脩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
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議以脩齡有聲譽用爲司州
刺史以綏集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
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兖五州
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爲然與右
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
獻瀛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
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
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不不信具
示爲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撿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
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爲亮後恪既族攀仍後
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
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郎
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爲會稽太守
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九
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今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補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同擊范賁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燾燾乃西蠻校尉

別一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

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遐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郗愔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豫朝政有邁

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
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
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適上服食而中言之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
天鼠即今飛鼠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
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

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善書別帖有虞義興適道此或即其人

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禽櫻桃青李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

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

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郎撫前所致者

故云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

有謂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

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

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

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書問無他仁祖日

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

也撫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爲

鎭征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鎭西其卒也贈征

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

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

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尚字尚弟奕字無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議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儁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出江陵移鎮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

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鎭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尔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

所無是常時語鄉讀如鄕也吾見於夫子之鄕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鄕或以爲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尒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守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歷顯職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尙未婚耳

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

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

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尚未果之故以堅其

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

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

不

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驤李壽據蜀三徵皆不

懸今爲所言蜀巳內屬在蔡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下九字爲何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閣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謂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弟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求必非此書敢之撫欲衆之士觀虞安吉帖止敘弗論貧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

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辭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决作方者誤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當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措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憙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

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告傳橅誤也晉人言告皆謂病帖意殊不爾此此會稽避謂聲壓不及想必果言爲句告有期属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羨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今

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

理極差頃比復匆匆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日

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鸇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

之意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都下爲新建余鼎鐫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葢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裹筆不裹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籓籬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筆之蹤備矣然未嘗出裹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

字有一二聚筆自係宋人摹鐫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紆化出其中矣裹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為短長拼鬬之雄弱者為偃靡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勃海藳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鶻落而形上下相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裙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

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裹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裹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裹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裹筆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每以裹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裹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齲齒墮髻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裹筆

方自謝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徽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剋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蓋分之祕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洴澼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濕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墨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買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爲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放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其牽掣勁健駿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勃海矣脩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以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遺法至諫議護命經而絕拔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詣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叠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暎以作揷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目成萬態然其心思悴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責以瑤玕璜瑀之節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詣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

尙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尙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玆册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已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壻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詣於宛平宛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

者耳於碑帖無不備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間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寘晤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嘉慶壬戌諸城祝太夫人壽於江陰返棹僕謁於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恊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當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邪吾書以拙勝顧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畧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

作僞中堂焉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淸愛堂帖被鉤摹者以世行僞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鐫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踈散韵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答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宇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籙季海參證於北海襄陽晚飯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襄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出筆時形偏竭也侍

御酷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遒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已駸駸能發家尊之秘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零章斷簡收檢弆藏珍重異常過於舉世之展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質易而別爲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屢斷不可不使流傳故剪裁

集爲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帙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大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權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鑊爐於殿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瑜次子猷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爲所缺者乃民字遂指爲東晉之石召鐫工穆大展拓之數紙而石損大展攜碑去遂爲所匿壬戌子至吳訪大展詐

以重值求一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殁曰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拔庚戌爲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係永和巳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廟係珣捨宅爲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上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廉方得此珍爲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既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

而殷仲遠爲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旨罕覯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璉鎭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獘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璉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

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與知此市之所為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為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知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即破裹遇強紙即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羊毫丸圓健示以與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

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間錯不能明諳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尚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illegible]　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反曲吞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　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厠其間上齊則下所藏

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韌好不僵也于先後偏贊于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與源之為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于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沭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書爲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鑄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先古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浮于上而立腳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吾養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

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處以彼之虛囂之氣與吾
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
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
額顱皆肥澤如粉粢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
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欽人以鎗法著聲稱潘
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圍四五寸然鎗入手則
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進後手必盡鐓
以虎口實攊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
口反正繂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
仕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

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即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

則用龍睛法自矜爲運捥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九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嘗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即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啟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從之得吾書

者愼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
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
敬避
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皖
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
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性廉而
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
梁巘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

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箋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勳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軼轢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縣人梅鏐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閒人十數弃藏至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

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

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羡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為宗而縱橫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為尤近其分書則遒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為

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氷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旣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履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脩張惠言教授歙脩撰金榜家編脩故深究秦篆爲脩撰所器編脩見山人書于市歸語脩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眞跡脩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脩撰卽備禮客山人脩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

聯及懸額脩撰精心寫作盡旨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即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竟運其領服至此山人僑居脩撰家編脩遂从山人受篆法一年脩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絶貝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

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靸芒鞋策驢從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

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遥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因吾屬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卒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

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躧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奄逝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

綢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餘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賜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慚沮後文敏病篤詔其長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即以勒吾墓華表及導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

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眞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瞻陽湖今鳳台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脩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暮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愼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尚璧尚幼山人書至夥而少所刻有書

白軸存于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愼中書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于眞行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眞書方寸以上者簡蕭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鎭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坰魯斯先在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

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擴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誑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游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捥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酒籍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捥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

棠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子編脩與文敏也

刪定吳郡書譜序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羲之云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騖沿草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

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豪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櫝俯習寸陰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

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眞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幅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至於伯英不眞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

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

踪徒立其工未敢厥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既
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至
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
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
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縣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
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蠧不傳搜
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
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復有龍蛇雲
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
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

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
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
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
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
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
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
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筆今撰執使
轉用之由以袪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
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
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

綜藝妙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
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
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代多
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
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
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
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
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
超私門誡擔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

駐想流波將貽嘽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宏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

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
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
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
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
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
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
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
懸隔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
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

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
峯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
分布猶疏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
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
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
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
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爻絕倫
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
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眾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
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疏凌霜雪而彌勁花葉

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蓱徒靑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遒剛狠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畱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綘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兎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謬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

豪末之奇罕識峰端之失猶惑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
眞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
滯於耳目也向使奇蹟在爨桐聽鷲其妙響逸足伏櫪
幾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尙也至若老
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機父削而子懊知與
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
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
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

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亦篇分成兩卷節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壻張曜孫楊傳第同識　著家名仁篆石請家名讀挍字